

解莊

宇津木益夫解

雜篇

卷七

口仁13

704

24

門仁
號707
卷24

此篇歷叙古今道術之淵源乃全篇之後序也或以為蒙叟之自作或以為訂莊者之筆或以為出

解莊卷之二十四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尾張宇津水益夫天放解

明治三十八年
十月十八日
購求

此篇歷叙古今道術之淵源乃全篇之後序也或以為蒙叟之自作或以為訂莊者之筆或以為出於學莊者之手雖然其著書之主意全在此篇則其所著之書皆為矯激一偏之言未嘗不知聖門為正也讀其總序使見他學問本來其正東坡云天莊子未嘗譏孔子亦看得出

解莊卷之二十四 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思。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一作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蓄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

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一作曆數者。舊法世傳之。

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

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欲為之焉方壺云。方術者。道術之局於一方者也。言天下之治道術者。各為其所欲為。以自為方。又且各以為致。故列而叙之。而總原於一。一即所謂道德也。神何由降。明何由出。神謂人心本性。降衷於天者。且其有靈覺。謂之曰明。聖有所生。聖即內聖之德也。王有所成。王即外王之業也。言神明德業皆出於一。

原。故不離於宗。謂之天人。天人所謂畸於人。而侔於天者也。不離於精者。凝聚精神。萬古不朽。能感天地。能貫金石。如鬼神然。是則所謂人而神者。故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者。本然之真。極純無疵。以言其德至矣。極矣。無以加。故謂之至人。以天為本。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以無為為體。以有為為用。此則聖脩之能事。能舉之者。非聖而何。故謂之聖人。以上所謂。具有內聖之德者也。若夫以仁義禮樂為事。而薰然納天下於慈仁之中。謂之君子。蓋仁義禮樂。皆失道而下之事。賢人君子。治

世之法。無過於此。以法為分。以名為表。法謂法度。所以齊天下者。名謂名器。所以別天下者。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參者。以此而合彼。稽者。考古而準今。參稽之數。則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於是乎。有定秩而不越。庶事以此為常。於是乎。有定紀而不亂。大抵民之為道也。以衣食為主。故長民者。為之蕃之息之。藏之畜之。而發政施仁。則老弱孤寡。必使皆有所養。所謂外王之業。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故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天德王道。兼該並舉。莫不明於本數。係於

末度。所謂以其真治身。而其土苴。亦足以理天下。故其明而在於曆數者。如帝王傳心之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散而在於六經者。則先王經世之迹。搢紳先生。類能言之。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則又流而為百家。析而為眾技。亦一時有為應迹之所不廢者。故君子時或稱而道之。自天下大亂。而聖賢不明。功力既降。而道德不一。百家眾技之流。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一察猶云偏見小知。自好。自愛自媚也。譬之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以故判天地之美。

析萬物之理。察故人之全。則能備焉者寡矣。應上古之人其備乎句。因是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為。自以為方。往而不反。遂使後世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而道術將為天下裂。此一段。乃叙文之冒頭。細玩。則知方術之多。道術之裂也。殆朴散而為器矣。虞齋云。方術。學術也。人人皆以其學。為不可加。言人人皆自是也。呂云。天下百家之學。莫不自以所治方術。施之有為。為不可加。方術各不同。則古之道術。果何在。曰。無乎不在。但不得其全耳。又

云。所謂神者。數不能計。度不能度。不可以書言傳也。明在數度者。有司出其法。國史記其迹。詩書禮樂易春秋。皆古之道術。明而在數度者。先王以其數。施於有政。散於天下。故百家時稱道之。亦不出於古道術之外。天下有道。聖賢明。而道德一也。學者得見其全。不為奇方異術所蔽。及其亂也。天下多得其一端。察焉以自好。雖各有所長。而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天地有大美。而判之。萬物有定理。而析之。以古人之全。而察之。彼百家者。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循本云。其數一二三四。逐一

逐二討分曉也。相齒相列也。以事為事者。各治其職事也。以衣食為主者。務農桑也。蕃息者。雞豚狗彘之畜。畜藏者。倉廩府庫之積。老弱孤寡為意者。以老弱孤寡為念也。民之理者。治民之道也。自天人至君子。說古之道術盡矣。然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皆包括在其中。又歎古今之異而稱道之。又云。稱神明之容。容頌古通用。頌即美也。以下將說道術之所在。故於此段言其大體也。愚按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之語。此段之關樞。而不恃承上篇末段

之語。天地開闢。神明照臨。萬物生成之要。含蓄在此數語之中。恭惟我皇國開闢之初。諾冊二尊。降臨高天原。創座萬神及國土山川草木等矣。又大汝少彥二神。經營其國土山川草木蟲魚等矣。然後天孫降臨。以治其國土等。大汝少彥二神。退而掌幽宜之事。其靈妙奇奧。非書言之所能及也。彼邦唯有蒙叟筆之於書。以僅傳其言。然其真者。不可得而傳也。故道德陵夷。而神明昧晦矣。是以番聖輩出。以仁義禮樂為治其之要。豪傑竟互竊其治具。以登天位者

亦不少矣。唯我人邦萬古仰其神明之靈威不敢失墜。雖有姦賊亦不敢窺窬天位。不亦偉乎。今其語在彼書。其事儼然在我。不可不察。而神皇國矣。其神之所以降。其明之所以出。聖之所以生。王之所以成。學者其不可以不踐實地以徵之也。夫神者何也。不測無有。而不可以度數書言。知者也。明者何也。本末粲然。而包括度數書言。以通達天人之理者也。非神無以出明。非明無以徵神。神明兩極。則聖德斯生。王道斯成。其神與明。即是道術之本原。非始有二。人人無私之天。無聲無臭之

本體。虛室生白。吉祥止止之極處也。以下天人神人至人聖人。皆原乎神明之一也。神而藏明。則謂之天人。神人至人。神而出明。則謂之聖人。賢人君子。其地位雖少有異。而其無私行公道於天下。則一也。本文雖無賢人之文。而言君子。則賢人亦括其中。下文有賢聖不明之語。則互文者歟。此神與明兩相該相成。而困其用舍行藏之異時。以有其稱謂之不同也。雖百家之學。皆莫不由道術神明合一之旨。然而各有所見。察於一偏。各有所好。愛於一方。故往而不反。癖於一曲。此道術之所以裂

也。此次段段舉道術之所在。說其人之所悅。以述其所見。各有得失。以示天下之士。當知道術之所。以裂而為方術也。此篇諸解。以為蒙叟之自筆。又以為學莊者之文。其說不一。然熟察之。有所似蒙叟之自語者。又有所美蒙叟之語而不一。姑闕疑。以俟後之學者。此段以神明兩桂。為治道術之要。又分神與明。以為行藏之異。千聖萬聖。不外乎斯神明合一之旨矣。學者可以竭其力也。四百六十六言。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揮於度數。以繩墨自矯。

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

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

無潤也。

使人憂。使人

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

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

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

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

一作川

三百。

一作山

三千。

一作

各川支川一

作名山支山

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

橐一作

耜而九雜

猶糾

也。

天下之川。腓無胈。脰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

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

以裘褐爲衣。以跣躡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

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

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

經。而倍謠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

綺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

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

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脰無毛。

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

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夫所以脩身治天下國家者。是謂道術。而其道術

不一。無所不在。困世之治亂。其術不一定也。不侈

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

備世之急。侈奢侈也。靡麗也。費也。暉光也。焜耀也。矯如矯枉之矯。厲也。此乃古之道術。而備世之急者也。夫天下國家危急。而財用大乏。則以道術救其危急。故聖人之所不廢。不可以此道術為不正也。但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備世之急者。始無不正。然說之而大過。則不能無弊。故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一作大循。猶太甚也。此墨與禽。為其道大過。已止也。止其道而不他顧。以其術為自好也。沈註云。大循。大拘也。為大過大順。故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此受病全。在說之與大過大順。古之道

術未非。而說之大過大順。而生弊也。諸解以道術為非者。誤也。陸云。夫道術無所不在。而天下之人。各徂於所見。於是流而為方術之衆多。以故不侈不靡。不自藻飾。以繩墨使自有餘。而一時之急有備。但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二子受用在此。而受病處亦在此。已過抑之也。順一作慎。古字通用。非樂節用。墨子書中篇名。言墨子著書立教。使人生無燕會。而不歌。死者。裸葬而無服。泛愛兼利。而非鬪爭。其為道也不怒。其為學也尚同。雖同而不同於先王。毀古先聖王之所謂禮樂者。獨以儉約為事。

蓋黃帝以下至武王。未始不用樂。而墨子則曰。生不歌。自天子達於庶人。未始不行喪禮。而墨子則曰。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故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墨子之道如此。故雖不必毀敗其道之非。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已非人情。不可近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觳胡谷切。音斛。薄也。管子地員篇。五粟之狀。剛而不觳。唐書薛萃傳。治身觳薄。又盡也。史始皇本紀。堯舜飯土塼。啜土飴。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索隱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其道觳薄。人不能堪。故

使人憂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合於聖人中正之道。不順於天下平常之心。今使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哉。道不通於天下。其去王道也遠矣。墨子稱道。又自托古之聖王曰。昔者神禹。湮洪水。決江河。通四夷九州。皆親負橐耜。耜。糾率庶工。雜治天下之川。沐甚風。櫛疾雨。勤苦之甚。至於腓無胈。脛無毛。禹大聖人也。而勞形如此。況其下者乎。故其教。使後世之為墨者。皆以喪褐為衣。跣為衣。跣與屨同。跣與屨同。木屨曰屨。麻屨曰跣。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如此。非萬道也。非禹

之道不足以爲墨也。而相里勤之弟子散出於五侯之門者。與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各誦墨經。而其譎怪尤倍。又且其說各各不同。故相謂爲別墨。別墨者。謂己乃墨學之別派。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箭偶不忤之辭相應。相訾則相反。相應則相合。巨子。上首弟子也。循本謂巨子猶言大人。爲之尸。以之爲主也。冀得爲其後世。言人皆願續其道脉。至今不決。決猶絕也。夫墨子之道。雖不同於先王之禮樂。而却有同於聖人之勤苦。但爲之大過。已之大甚。故曰。其意則是。其行則

非也。將使後之墨者以無旡無毛。勤苦相進而已。是亂之上也。治之下也。亂。謂矯拂真性。雖矯拂真性。而天下却好之。往往宗其學術。求之惟恐弗得。極其枯槁。而不能舍。墨子能以其教率天下而天下至今宗之。不決。循本謂至今其論不能定也。又決。絕也。其亦可謂豪傑之士也已。故曰。才士也夫。蓋始若抑之。而卒深弔之。呂云。先王之治。至於聲名文物之大備。則不侈不靡不暉。非其常然也。墨子特說以繩墨自矯。所以備世之急。遂以爲常。所謂得一察焉。以自好也。非可與人同也。以汎愛兼

利為心。而不察人之不堪。甘其苦而為之。以約失之者鮮。則未敗墨子道也。夫哀樂人之所不免。先聖為之節文。墨子使人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是果人情乎。諸解大旨咸同。按佛氏之道。亦不侈不靡。不暉。自奉穀薄。以枯槁為行。雖非備世之急。而以此為法以教人。其道雖不與墨子同。而亦似不異。續其法脉者。數千萬人。儒者雖仇視之。而闢之。然未嘗少衰矣。其徒益盛。此以為道乎。為非道乎。凡觀論人者。唯論其迹。而不論其當體之真。是以其說未中其竅。墨子之道。以古之道術為自好。未可

以為非道。然其行人不堪。則其所以為道者。在何處。學者當決其當否。以下道術各異。唯人當省其己之所不及。而以道術救人。五百四十三言。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說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脩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

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不累於俗。不以世俗為累也。不飾於物。不以外物自飾也。不苟謂無求於人。不忮謂無害於眾。常願天下安寧。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自白其心。是亦一道術。而古之教也。郭云。畢足而止。不敢望有

餘也。陸云。蓋以損己利人為事。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宋鉞。物論所謂宋榮子。是也。此亦宋尹一察此道術以自好。釋氏所謂平等之學。平常心是道者也。郭云。華山之冠。上下均平。庸以自表。其接物也。以別宥為本。郭云。別宥。萬物不欲令相把錯也。呂云。夫物之紛爭。由於交侵而苛急。別而宥之。乃所以息紛爭而願安寧之道。循本云。別善惡。宥不及也。陸云。分別善惡。嘉善而矜不能也。語心之形容。本自廣大虛廓。而無所係累。曰。心之行。此乃願天下之安寧。而不求其餘。其心有不然。則以

為垢而洗之。是所謂白心也。人人歸心之行。則無累飾苟忤故也。後世所謂使人認其心量之所以無邊際而去其軀殼之念之學也。以脰合歡。循本云。脰。煮熟也。舊本作日傍者。誤也。言心之用。如以烹飪無人合驩使之飲樂。以此調和海內而已。陸云。脰者和義。言其薰然慈仁。與物同春。直使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有能然者。請必置之以為主君。是以見侮不辱。釋氏所謂忍辱之行。是也。以救民之鬪。禁攻寢兵。以救時之戰。上以說其君。下以教其民。雖天下不取。猶強聒而不舍也。故曰。上下見厭

而強見。當時物議亦有不足於二子者。故引其言以證之。雖然終是為人太多。自為太簡。今其言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以支一日足矣。夫五升之飯。師不得飽。弟子恒飢。自奉亦甚薄矣。將亦何求於世者。而猶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豈必以此五升求活哉。所以自貶若此者。將以愧天下救世之士。得志而驕矜自肆者。圖傲二字。頗奇。圖。謀也。傲。矯義。其說又曰。君子不為苛察。苛察則非別宥矣。不以身假物。假物則非不忤不求矣。以為此身無益於天下。而求備於天下。則不如其已也。其學之

大旨外之。則欲其禁攻而寢兵內之。則欲其約情而寡欲。雖其小大精粗。不能備舉。其行則適至是而止矣。是即指內外二端。乃宋鉞尹文之學術也。郭云。圖傲。揮付高大之貌。不為苛察。而務寬恕也。其行適至是而止。未能經虛涉曠也。余觀諸解。未嘗親驗其道術之所以然。慮推以強解之。宋尹親遇之。必不心服。是其所以闢道術者。但責其迹。而失其真故也。若去其迹。體其真。道術亦筌蹄而已。但惡一察焉。以自好也。且夫道術。無所不在。則何悅何惡。豈因言辭。而生好惡。二百五十四言。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一作與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

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謏課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

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非。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一作見觀而不免於斷，斷其所謂非道，而所言之趣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概乎皆嘗有聞

者也。

陸云：大公而無黨，平易而不私，決然而無主，趣物而不兩，決然無主者，若水之決東而東，決西而西，更無主宰也。趣物者，與物同趣，不立人我，故云：不兩，不顧，不謀，言不起知慮，於物無擇，而與之俱往。蓋道有廓然大公，物來而順應，故曰：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其學以齊萬物為首。齊萬物者，大小一如，不起分別也。其言曰：天能覆之，不能載之；地能載之，不能覆之；道能包之，不能辯之。言天地與道皆有所能，有所不

能萬物亦道中之一物耳。寧無所可與所不可者乎。吾人則當隨其材之所宜而用之。則天下無棄物。若選而擇之。則天下之物有不徧者矣。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也。物物各具天性之良能。不待於教。若教導而使之然。則吾之教必有所不及者矣。故曰。教則不至。若與之同歸於道。則道體物而未始有遺。故大以成小。小以成小。而無不徧不至之患矣。是故慎到之學。棄知慮。去己私。緣於不得已。而用天下之物。零然汰然。無所選擇。以為道理當如是而已。冷者。清冷之意。汰者。洗滌之意。冷汰

於物。猶言遇事灑脫也。西仲云。冷則不熱。汰則不擾。獨見云。冷則灰心而可起念。汰則淪落而不求用。陸又云。知不知以下數句。頗難解。細玩。則正見棄智之意。蓋天下自以分別為知。而我不以為知者。何以故。將薄夫知發之後。鑿而鄰於傷者也。鄰之為言近也。誤課。縱脫。皆無知無能之貌。椎拍乾斷。刑截者所用之物。與物宛轉者。言隨其材質而割斷之。使各適於用也。舉世皆有是非。而彼獨舍之。舉世皆師智慮。而彼獨棄之。舉世皆有軒輊。而彼不知先後。魏然而已矣。魏然。兀然不動貌而已。

矣者無他能也。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者。不得已而後動之意。若風若羽。若磨石之隧。言與物宛轉。而無心也。以是之故。得以自全於世。而無非。動靜自如。而無罪。何者。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於人。無譽於人。則人亦不得以過情而毀之。正乃所以自全也。故彼常言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矣。烏用賢聖為哉。夫塊不失道。塊。土塊也。土塊不離於道塗。人而塊然如土。則亦不失其所當行之道。彼豪傑者。自負建己之方。故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

行。而至死人之理。人而如塊。非死而何。適得怪焉爾。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不教謂不待教訓。而即與之相契。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有言也。未始有言也。窾然而已矣。烏可而言乎。烏不可而不言乎。窾然。逆風過物之聲。夫其如是。是以常與人反。故人不見觀。而不免於旣斷。旣斷。即輓斷。字之轉也。不見觀。猶言不取則也。人不見取。則未免宛轉遷就。故所言雖是。而不免於世人之非。僉曰。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概乎其嘗有聞者也。蓋世人雖以為非。而莊

子猶有取焉者也。循本云。知不知者。雖知只作不知。薄與鄰皆略也。若略知。則必有略傷。彭蒙田駢。慎到惠施鄧析。皆齊宣王時人。居稷下。其學本黃老。見尹文子及荀子。譏忍恥也。課獨行也。無任無所事任也。縱脫無行。縱肆脫略。不事行檢也。推以拍之。輓以斷之。皆與之無競也。風還羽旋。有宛轉之意。磨隧亦宛轉而出也。獨見云。或曰。通雅誤言。詖諧也。髀言炙轂。輓之滑也。輓與剋通。輓斷。謂強毀圭角。下輓同輓。無圭角也。窳况迪切。通雅音聞。寂也。今無窳字。即是闕字。古文作闕。唐用。

仙然。是也。鍾惺曰。三人。慎單叙詳。彭田合叙略。愚按字典。窳忽麥切。音劃。窳然。逆風聲。又忽域切。音洳。躐音偉。是也。此三子之道。非真道。而所言之是。反不免於非。雖其所言合道。而不免於有意。強毀圭角。則可謂不知道矣。此蒙叟之微旨。而能徹見三子之心事故也。雖然三子。非如世人之絕不知道也。雖知道而不體其道。其所言雖躐。不免於非。是以蒙叟一句斷送曰。不知道。凡稱道人者。其所言盡善。而觀其舉動。則猶未免世累者。亦不少矣。此亦不知道之類也。雖然其人非未嘗聞道。聞而

後生意見以枉道者也。亦三子之屬乎。蒙叟又曰。概乎皆嘗有聞者也。概乎大體之義。皆嘗聞道之大體者。絕非無聞者。然三子。因古之道術。而潛生意見。以無知無念。一察焉。以自好者也。此亦受病在自好上也。三百九十八言。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寶。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

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陸云。本謂道。末謂器。道器雖不相離。然不容無本末精粗之別。故以本為精。以末為粗。既曰粗。則不應有積。其有積者。不足之心累之也。故曰。以有積

為不足。所以聖人不積。常使胸次洒洒。一塵不掛。漠然獨與神明居。蓋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無有。即本也。未始有始也。主之以太一。此有始也。老子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故此太一。在易則謂之太極。二氣五行。萬事萬化。皆從此生。道虛而用之。或不盈。是故以濡弱謙下為表焉。表。謂應事接物。見之於外者。道之用也。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實。即佛氏所謂實相。蓋真空不空。故不壞世相。而成實相。若毀萬物。則斷滅頑空。而非道矣。關尹曰。在己無居。

形物自著。居。即佛氏所謂無住心。言己之心。一無所住。而形形物物。莫非己心之所顯發。即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故其動也若水。其靜也若鏡。其應也若響。功乎其若亡。而無所得也。寂乎其如清。而無所淆也。同焉者得之。而與之同。其同也。得焉者失之。而不居其得也。未嘗先人也。而常隨於人。濡弱謙下。而不爭也。又引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云云數句。出道德經。為谿為谷。皆謙虛不自滿足之義。夫人皆取先。而彼獨取後。以受國之垢。人皆取實。而彼獨取其虛。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舒徐。

容與常自儉嗇。漠然無為。而嗤笑世人之巧利。人皆求外至之福。而彼獨曲全。則苟免於咎而已矣。是皆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根者。根極之義。紀。紀法也。其言曰。古之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測。此不亦以深為根之謂乎。治人事天。莫如嗇。我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之先。不亦以約為約之謂乎。凡物大剛則折。太銳則挫。故常挫其銳。破其堅。虛心弱志。一味寬容。遜順。而不敢過為刻削之行。其道可謂至矣。末復贊之曰。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尹關之官名。聃。老子之謚。關著文始

真經。與道德經。相為表裏。皆人間不可不讀之書也。沈註云。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常無者。真空。常有者。妙有。有無相生。真常不變。蓋有無二者。猶不免於對待。混而為一。所謂窈窕冥冥。其中有精。故曰。主之以太一。以上皆謂道體也。無居。猶言無心也。余謂偏言無心。則未免計較卜度也。夫出入無時。無知其鄉者。蓋心之謂也。若實無心。則未嘗知無心之境。湛然常寂。而無無心之可認也。此關尹子之在己無居之言。謂神無方而無定在也。雖無定在。而其心之顯發。纖塵不

遺故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人能體究此語。則儒佛道神之學。當以了畢矣。若徒認其語以為得。則劍去而遠矣。蓋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云云。獨與神明居者。數句實是意路不到。言詮不及之地位。強以云云解之。則愈說愈遠。學者審諸。膚齋云。凡物堅者銳者。則有挫有毀。即所謂齒則剛而折也。說苑云。常縱張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豈非以其軟邪。齒亡乎。曰亡。豈非以其剛邪。縱曰。天下事盡矣。二百三十九言。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竝與。神明往與。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辭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牀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

芒乎昧乎。未之盡者。夫道術無所不在。然惟舉此五種者。當時更莫聞其風而悅之者也。其不侈不靡不暉。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之道術。但不為之大過。不已之大順。則救世之急者。必不可以廢也。而墨禽之徒。欲通真行之於天下萬世。此其所以裂而為方術也。惟當天問所以運量其道。術者何如耳。非道術之偏。悅道術而自好者之有癖也。其不累不飾不苟不忤。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此亦不可以為非道也。此亦宋尹之徒。其為人太多。其

自為太少。故其道不能無弊也。亦裂而為方術也。然其用心非自私之屬。望之於今人。不可得也。諸解駁以為非道者。不深察也。且其如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不兩。不顧不謀。則非嘗有聞者。不能悅此道術。然悅之以生弊。如其微細。則不可以知慮測之。此固以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故也。然曰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躋。不免於非。又曰不知道。此何故。其所以非道。所以不知道。非如世人之馳名利。而絕不知道。行非道之類也。學者當須深察其所以云爾也。若實不知道非道。則

非嘗有聞者也。若嘗有聞。而以為非道。不知道者。何也。學者請辯其詳矣。至於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則本末精粗。建主表實。兼舉無道。猶超越本末精粗。澹然獨與神明居。則神之所降。明之所出。聖之所生。王之所成。皆原於一之地位。而天人神人至人聖人之所由起也。然此猶名言。而非真也。故後之學之者。其用心不細密。則亦流入方術矣。雖然道術至於是。則無復遺策。故曰可謂至極。又頌其猶與神明居。與其原於一曰。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已。

上四種道術。有精粗表裏之別。墨禽與宋尹。臨時可以用之於天下國家。彭田慎到與關老。可以先脩之於己。而後出其緒餘。以治天下國家也。後世以心術教人者。要不出於此四種也。於是以自己之學而承之。此亦一種也。道術固非如此有多種也。但為世人認其名言。以泥其迹。加上以為多種也。若一擲翻身。而體神明原一之地位。則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固自備于其人。而道術不復為天下裂矣。夫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云云。萬物畢羅。莫足以歸。此與關老之聞而悅者有異乎。

蒙叟讀博大真人。而何為不悅其所悅之道術。而別有所悅乎。世人常云。莊子之學。本於老子。而其道術不同者。何也。其謂其本於老子者。惟以其學風之似乎。或又謂莊子之學異於老子者。此亦因所悅之道術不同者乎。或以為老子之文。小心也。莊子之文。放膽也者。其故何如。因連舉諸解。以示異同。學者宜決其當否矣。郭云。無形無常。隨物也。死與生與。任化也。何之。何適。無意趣也。物莫足歸。任置也。時恣縱而不儻不急。欲使物見其意也。沈濁者。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不信。故不語也。庖

言重言寓言。俱通至理。正當萬物之性命也。不謹是非。己無是非。故恣物而行也。形群於物。故與俗處。還與物合。故無傷也。不唯應當世之務。故參差充實不可已。多所有也。莊子通以平意。說己與說他人無異也。案其辭明。其汪汪然。禹拜昌言。亦何嫌乎此也。呂云。無形。故不可見。無常。故不可測。以為死與。則未嘗生。以為生與。則未嘗死。以為天地並與。未嘗有古今。以為神明與。未嘗有彼是。然則芒芴無為。寂然不動而已。萬物畢羅。無不任也。莫足以歸其唯神之所為乎。以謬悠荒唐。不可窮之

詞時恣縱而不苟。蓋皆有對。不以箭見之。則雖無實不經。不害其為信言也。莊語猶法言。危言喻道之日用無窮。重言寓言。所以趣時也。人不吾言之信。故稱古昔以為重。重言不能喻。而後有寓言。夫莊子之所體者。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故其言亦然。敖倪猶疎親也。不謹是非。所以群於世俗。著書雖瓌瑋。而連犴無傷也。連。謂無間隙。犴。則有定體。然不可得而求。非世俗所可貴也。諛詭言之異。非世俗所可賤也。唯其有諸中。而充實不可以已。故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

始者友。則入於神矣。其本宏大。以天為宗。可謂調適上遂。不離於宗者也。故應化而其理不竭。解物也。其來不蛻。謂形不待蛻而後解。茫昧無書。此神之不可知者也。翼註云。謬悠。若忘於情實者。荒唐。無域畔也。莊。端正也。瓌瑋。奇特也。連犴。宛轉貌。與物相從不違也。膚齋云。寂漠無形無物也。變化無常。以不一為一也。死與生與。不知生死也。據此一句。即知釋氏之學。其來久矣。天地並與。與天地同體也。神明往與。與造化同運也。何之何適。動而無迹也。萬物畢羅。各盡萬物之理也。莫足以歸。人莫

知其所歸宿也。謬悠虛遠也。荒唐曠大而無極也。無端崖。無首無尾也。時恣縱而不儻者。其說放縱。而無所偏黨也。儻則黨也。不以儻見者。其所見不主一端也。觥奇也。以天下之人愚而沈濁。不可以誠實之言喻之。莊語端莊而語誠實之事也。曼衍無窮也。為真者言。借重於古先。欲人以為真實也。為廣者言。寄寓為言。廣大不拘也。與天地精神往來。與造化自然者為友也。不敖倪於萬物者。不以此傲倪於世也。莊子之意。正傲倪於斯世。而乃為此反說。不譴是非者。是非無所泥也。無是無非而

後可與世俗居處也。瓌璋高壯也。連狝和同混融之意。無傷無譏於人也。參差或彼或此。或抑或陽。不可定也。詼詭滑稽詭譎也。此兩句。自說破其著書之意。蓋謂其言雖怪誕。而自可玩味。看得此兩句破。便讀得莊子。彼其充實不可以已者。言其書之中。皆道理充實。又作塞乎其間。所不可無之書也。本即宗也。言其書之本宗。無非弘大深闊調適之道也。闊開廣也。肆縱放也。上遂者。可以上達天理也。其言雖皆無為自然。而用之放世。則應於教化。而解釋物理。可以化俗而明理也。其理不竭者。言

用之不盡也。不蛻者。謂其言自道而來。不蛻離於道也。芒乎昧乎。言其書之深遠也。未之盡者。言其胸中所得。非言語之所可盡也。自冒頭而下。分別五者之說。而自處其末。繼於老子之後。明言其學出於老子也。前三段。著三箇雖然。皆斷說其學之是非。獨老子無之。至此又著雖然兩字。謂其學非無用於世者。此是其文字轉換處。筆力最高。不可不子細看也。方壺云。上言關老。此下遂以自己承之。寂漠無形。言清虛而無象也。變化無常。言往來無住也。以無相為宗。以無住為行。萬物一府。生死

同狀。直與天地竝。而與神明俱。芒乎不知其何之。忽乎不知何所適。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當時西方具典。未入中國。而中國自有此種學術。若合符節。莊叟聞其風而悅之。著而為書。其言謬悠荒唐。而無端崖。莫非形容寂漠無形。變化無常的道理。謬悠。言虛遠也。荒唐。言曠大也。無端崖。言無終始也。又時或放言自恣。而不儻同於人。然又不欲以畸自見。畸與奇同。謂獨見也。見即老子自見自伐之意。以天下為沈濁。而不可與莊語。天下之人。沈溺五濁。不可以莊重之語道之。故因之以曼衍質

之以重言。廣之以寓言。莊子之書。不出三者。所謂
非已之罪也。不信已者之罪也。其精神獨與天地
往來而不教。倪於萬物。敖倪。即傲睨之意。與天地
往來者。窮其神。知其化。直與造物者相為游衍。天
地無棄物。與道為體者。亦無棄物。故不教倪。不敖
倪。則與物無競。得者同於得。失者同於失。不譴是
非。而與世俗同處。將與斯世斯民。相忘於大順大
化。而不知玄同之德。有如此者。又其為書。雖瓌瑋
而連犴無傷也。瓌瑋。奇特之狀。連犴。相從之貌。犴
與權同。玉篇。牡犴也。言其書雖若驚世駭俗。而却

善體物情。連環宛轉。與物相從而不違。是以雖瓌
瑋而不傷。不傷。即無嫌之義。其辭旨。抑揚縱奪。參
差不一。而滑稽詭譎之中。却有可深思而得之理。
此兩句。說盡南華。非莊叟自道不出。彼其充實不
可以已。如云胸中若有物。積必欲吐盡乃已。將上
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此等
見解。常情未易窺測。大抵不出乎老子所謂道術。
無有太一之旨也。建之以常無有。故其於本也。弘
大而闢。深閼而肆。主之以太一。故其於宗也。調適
而上遂。上遂謂達本反始。調適者。調御閑適。放於

自然欲為而為之以不為也。庸齋只為本宗二字。認得不真。是以性命之旨。殊覺茫昧。雖然。下一轉語。言雖如此。其應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蓋上達之妙。未始離於下學之中。今之理會本宗者。多有脫略世故之弊。此則天機人事。不即不離。所謂不壞世相。而成實相者。順化而解於物。謂順天下自然之化。以解萬物之縣結也。此使調適上遂之意。不竭。謂其出無窮。不蛻。謂不離本宗。來字或是本字。茫乎昧乎。未之盡者。此箇道理。便是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書以戢道。故此書所言。直

是茫昧無盡。若常人。語上則遺下。語理則遺物。又安得謂之無盡乎。莊叟自叙道術。只在著書上見得。句句是實。却非他人過為誇誕者。獨見云。萬物羅列。而無所歸向。申上何之何適之意。端起處。崖住處。儻個儻。謂放縱也。天下沈濁。故反以此為急務。真實也。中有實理。而不可以為戲也。廣大也。道無不在。故隨物寓言也。瓌瑋。則易於驚世。駭俗。連狝。則宛轉而入情入理。故無傷。參差。則易於雜亂。無章。詭詭則滑稽而變見百出。故可觀本。本源也。宗如宗友之宗。言大要皆如太和元氣之調適而

上達放天也。銳作蛻。如蟬蛻之蛻。遇變化而應隨。物理而解。而其理皆不竭。則將疑其有所脫化。而來不蛻。則茫昧而不可盡其道矣。若論衡私為悵秘。即有所蛻而來者矣。已上諸解。但少有所出入耳。不大相逕庭。要之不過以蒙叟所悅之道術為著書之地也。道術豈為著書悅之哉。夫書不過言言之所寓。不過意。夫欲脩其道術以體之於己者。豈徒注心於意言之所盡哉。而以其道術。惟為著書之地者。固陋之至也。夫道術者。所以使學者體認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之地位也。但可因其

時世之盛衰治亂。以隆替之也。又可因其性之所近而教導其人也。故各執古之道術。以教誨學人者。其意皆在以其道術陶鑄其人也。然其所教導之言行。或大過。或不及。或一察以自好。而不他顧。則其受教者。益偏於固癖。而為方術也。今之世。神儒佛之徒。亦各主張其教。以他教為非道者。皆方術者流之故態也耳。蒙叟欲一掃其固癖。不敢悅關老所悅之道術。而雖以曠大無極。無始無終。超然乎大地神明之理。以苦口諭導之。然後世解之者。或以為不經。或以為是非多誤於聖人。竟不知

蒙叟之本旨者多矣。亦各有所一察焉。以自好故也。若有通觀孔孟老莊之人。以明之於天下萬世。則其道術有所交羽翼。而大道復明乎世乎。善哉。焦弱侯有言曰。夫老之有莊。猶孔之有孟也。老子與孔子同時。莊子又與孟子同時。孔孟未嘗攻老莊也。世之學者。顧譖譖然。沸不少置。豈以孔孟之言詳於有。而老莊詳於無。疑其有不同者歟。嗟乎。孔孟非不言無也。無即寓於有。而其孔孟也者。姑因世之所易明者。而引之。所謂下學而上達者是也。老莊亦生其時。見夫學孔孟者。局於有而上達

者之寡也。以為必通乎無。而後可以用有。於焉取其略者。以詳之。以庶幾乎助孔孟之所不及。若夫仁義禮樂云云。則孔孟既丁寧之矣。吾復贅而言之。則何為乎。此蓋老莊之雅意。而非其創為高也。不然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此孔孟之言也。今第易道器為有無。轉上下為微妙。其詞異耳。以其詞之異。而害其意之同。是攻之者之自病也。曾足以病老莊乎。孔孟老莊。閔學者之離其性也。而為之書以覺之。不知反其性。而嘵嘵然異同之辯。非余之所知也。已上弱侯之所言。頗有

有識猶子瞻之辯莊子能尊孔子也。雖然至今以老莊為異於孔孟者。因其語之異也。且夫五種道術。固皆出於古昔。唯因悅之者。有過不及。裂而為方術也。學者當大觀性命之情。以討尋蒙叟之本旨也。二百二十八言。

惠子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

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子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鷄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蹶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子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入之意。能勝人之口。不

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子曰。以其知與人之辯。持與天下之辯者為恠。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也。南方有畸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子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恠。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蠱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

乎惠子之才。駢蕩而不得。遂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上既述道術。各悅之以教諭人。蒙叟到之以示者。唯欲使學者去其固陋偏癖。而神往心遊乎大道無為之中而已。雖然。人一聞大道無為之語。則不體其真。而以為無念無想。束手仰臥。就閑曠無事。在世俗之外也。是以學老莊者。皆老莊之罪人也。此其弊既萌乎。悅其道術之時。而後之受其弊。以繼其道者。名曰方術。比之於始之道術。則雖有懸隔而各有所師承。而生旁枝者也。其人若猛省切

思而攀得其本根。則尚可庶幾也。至於辯者。則不然。未始有所師承。而塗聽道說。強其口談。以腹人之口為賢。此虛辯而無實學者也。各恣其所見。而未嘗有所省。先入為主。痼疾不可藥。職之由焉。古今末學之徒。認他言語文字。以為得其道者。比比皆是也。未嘗有一人能出頭者。此段備論辯者之失。不可平易看過也。呂云。老子曰。多言數窮。又曰。希言自然。有言者不得已也。而逞口談。自以為賢。不知天地之虛曠。而其固我之甚。不能守雌者也。宜其以天地為壯。存雄而無術也。夫聖人以無言

為言。所以為德也。今惠施恃其辯。以反人為實。以勝人為名。則不如無言者也。為言所役。不能自勝。則弱於德也。以勝人為名。則強於物也。其塗隩。謂非六通四闢之道也。天地之道。所以大者。以其無為也。今施之能。不免有我。由天地之道觀之。雖博且辯。猶一蚊一蚋之勞而已。於物何庸哉。一與多皆道也。一為本多為末。則一雖不足為本。末之備。然比之忘本逐末者。尚可。曰愈貴於道亦幾矣。施不知反本以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逐末而不反也。夫無聲則響絕。處陰則影滅。已

無我則天下莫與之爭。施雖有方而不知出此從事言詞之末以與物競。奚異於窮響以聲而形與影競走也。其失性甚矣。所以深惜而悲之。疑獨云。施之辯能反人之心。或與天下辯其數。雞三足是也。或與天下辯其名。狗非犬是也。或與天下辯其形。矩不方是也。或與天下辯其色。白狗黑是也。或辯其上下。天與地舛是也。或辯其長短。龜長於蛇是也。其論大率以謂萬物無高下長短之殊。無形名方圓之異。無青黃黑白之別。以齊萬物為首。謂大道散而有形名。皆出於人之私。以為差別而已。

膚齋云。隩。幽暗也。循水云。塗。路也。隩。迂曲也。陸云。室西北為漏。西南為奧。故以為深昧之喻。按莊叟所舉惠子之說。首簡數行。獨為近理。卵有毛以下。類支離纏繞。皆無足觀。今恨不見其全書。不知說之何似。而司馬以下諸註。類皆妄臆。然以外史所測者而觀。又不知具眼者。當何去取也。姑書此以俟來者。按焦民筆乘云。自惠施多方以下。與列子載公孫龍誑魏王之語。絕相類。解者多屬臆說。茫無隱。與其門人嘗論此云。煖悵悵怪。道通為一。存而勿論可也。何者。此本非南華語。是其所闢舛駁。

不中之言。惡用解為。雖然凡莊生之所述。豈特墨翟禽滑釐以來。為近於道。即惠子之言。亦有似焉者也。劉辰翁所謂。唯愛之故病之。而不知者以為疾也。毀人以自全。非莊子也。筆乘之論。大有識見。世人不知情意為虛假。不踐其實。而唯以言語之似者。理之所在者。以為是道。而陷溺於言詮意識之窟。而不能自出頭。故蒙叟為救其等之謬誤。於篇末。說辯者之無實也。陸德明云。或曰。莊惠標濠梁之契。發郢匠之模。而言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何也。曰。夫欲極力有教之。肆神明其言者。豈得不善。

其辭而盡其喻乎。莊子振徽音於七篇。列斯文於後世。重重盡涉去之路。從事展有辭之叙。雖談無實辯。而教無虛唱。然其文易覽。其趣難窺。恐造懷而未達者。有過理之嫌。祛斯文之弊。故大舉惠子之宏辯也。此亦有識者之論也。卯有毛以下。禪語所謂。石鬚。鐵船。泥牛。龜毛。兔角之類。臨其時。而曉其意者。非可強容解者也。五百二十九言。此篇通計二千六百五十七言。承全書之旨。自根本說。而及道術之所以裂。方術之所以起。諸子百家之所以相是非矣。而末說辯者之誤。以為似而

非者之誠。諸解未盡其肯綮。雖然欲以言詞明晰其奧要。則愈說愈違。學者唯省己而求之實地。則當知蒙叟之荒唐恣縱。與世人之荒唐恣縱不同也。語曰。非是同牀卧。爭知被底穿。此亦可與識者言也。非昧者之所得而窺也。

劉聚總論云。道體廣大。包覆無遺。形數肇一。奇偶相生。自此以往。巧曆不能算矣。古之人循大道之序。順神明之理。於是有內聖外王之道。其在數度者。雜而難徧。然本末先後之出於一。而散於萬者。未嘗不通也。故時出時處。或動或靜。能短能長。以

矯天下之枉。而曲當不齊之變。且伏羲非無法也。而成於堯。二帝非無政也。而備於周。不先時而好新。不後時而玩故。此聖人之在上者。有所不能盡備也。伊尹。任也。伯夷。矯之。以清。清。近隘也。柳下惠。濟之。以和。不逆世以蹈節。不循俗以造名。此聖人之在下者。有所不能盡全也。道至於孔子。而後集大成。蓋幾千百年。而一出孔子之上。聖人之因時者。有不得已也。孔子之下。諸子之立家者。各是其是也。莊子之時。去聖已遠。道德仁義。裂於楊墨。無為清靜。隧於田彭。於是宋鉞尹文之徒。聞風而肆。

莊子思欲復仲尼之道。而非仲尼之時。遂高言至道。以矯天下之舛。無為復朴。以絕天下之華。清虛寂寞。以極天下之濁。謂納言不足以解弊。故曼衍而無家。謂莊語不足以喻俗。故荒唐而無崖。其言好尊老聃。而下仲尼。至論百家之學。則仲尼不與。蓋謂道非集大成之時。則雖博大真人。猶在一曲。老聃一書。得吾之本。故調適而上遂。惠子之書。得吾之末。未免一曲而已。嗚呼諸子之書。曷嘗不尊仲尼哉。知其所以尊者。莫如莊子。學者致知於言外可也。劉堅所論雖似而未免臆斷。蒙叟之意。豈

如此哉。但可以備一說而已。

雜篇合十一篇。通計二萬三千三百四十言。承內外二篇之遺餘。以盡其蘊之又蘊。然如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合八千二百十四言。固屬後人之筆。則但得七篇一萬五千百二十六言。

南華全書。內外雜篇。合三十三篇。六萬五千零六十九言。除讓王以下四篇八千二百十四言。則得二十九篇。五萬六千八百五十五言。林西仲云三十三篇中。反覆數十萬言。其妄臆可嗤。其註莊二十七年矣。自以為讀莊無出於己右者。其旨與蒙

解莊卷之二十四大尾

定價金壹圓五拾錢

故

京都府士族

東京神田区小川町四十七番地

發

內外兵事新聞局

同京橋區元數寄屋町二丁目四番地

兌

小林新造

同京橋區南傳馬町二丁目六番地

